



混合戰發展與運用對我防衛作戰影響及因應之道

作者/林志雄、王健民

提要

- 一、2007 年美國學者法蘭克·霍夫曼(Frank G. Hoffman)於軍事論文《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中提出混合戰(Hybrid Wars)的概念，在戰鬥與非戰鬥人員或設施的界線逐漸模糊之下，必須以不對稱創新的思維預見威脅，始能確保國家安全。俄羅斯於 2014 年，兵不血刃的併吞克里米亞半島，其戰爭模式的改變，為歐美等西方國家投下一顆震撼彈。
- 二、中共配合軍改於 2014 年成立了戰略支持部隊，整合網路、心理、及電子戰資源，頻繁對我運用非直接武力、準軍事或低強度軍事等混合戰手段，進行襲擾、脅迫與企圖引發衝突事件，對我防衛作戰及區域穩定威脅甚大。面對面對中共無處不在的混合戰攻勢，我們應當記取俄羅斯對克里米亞混合戰之經驗教訓，鞏固人民心防、加強部隊訓練、精實戰備演訓，方能確保我國家安全。
- 三、「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裝甲兵為國土防衛作戰之主力，對於作戰之思維必須與時俱進，然在混合戰快速發展的狀況下，傳統的武力仍是國家安全最堅實的後盾，因此，我們仍須堅持對部隊之精實訓練，落實戰訓本務及裝備之維保，並強化對混合威脅之狀況演練，以肆應當面敵情之威脅，提升防衛作戰之能力。

關鍵字：混合戰、防衛作戰、部隊訓練

壹、前言

人類自文明發展以來，戰爭就一直不曾間斷，戰爭是政治集團、民族、部落及國家之間衝突的具體表現，是解決糾紛最激烈與殘酷之手段，同時也是最快捷有效之方式。¹戰爭常伴隨著交戰雙方都無法挽回的毀滅性後果，然而在近代科技的日新月異下，戰爭型態也隨之轉變，世界各國皆致力於非傳統戰爭之研究，避免傳統兵力的正面交鋒，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2007年美國學者法蘭克·霍夫曼(Frank G. Hoffman)於軍事論文《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中提出混合戰(Hybrid Wars)的概念，霍夫曼直言在21世紀的戰爭型態中，非正規戰與非傳統作戰在戰爭已經是相互依存的時代，²而在戰鬥與非戰鬥人員或設施的界線逐漸模糊之下，必須以不對稱創新的思維預見威脅，始能確保國家安全。

¹ 張祥山，2006，非傳統不對稱安全威脅初探，法務部調查局展望與探索月刊，第4卷，第4期，P36-P43。

²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P-9。

中共一直以來從未放棄以武力侵犯臺灣的意圖。2003年12月，中共將「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併稱為「三戰」，強調藉由發展「三戰」，來達成「瓦解敵軍工作」之目的。³近期更以假新聞與假訊息、網路攻擊、電磁頻譜戰、心理認知和情報作戰等方式，結合武力(軍機繞台)、外交戰、金融戰以及貿易戰等手段，對我國實施文攻武嚇。尤其在兩岸經濟與軍事科技整體實力逐漸失衡，加上中共在國際政治影響力日漸擴大情況下，如何有效防範並因應中共整合舉國資源，以對臺灣實施綜合傳統與非傳統方式所形成之威脅，成為近年來探索我國國家安全之重要課題。⁴

俄羅斯於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其所展現的戰爭模式震驚歐美各國，對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於2015年底的高峰會中探討此一軍事威脅，並研擬將其納於新準則內，以因應不同的作戰形態；⁵此戰法置重點在民眾，影響決策者並結合軍事行動與政權顛覆工作，其範圍涵蓋正規作戰、非傳統作戰、法律及資訊網路戰等範疇，可說是混合戰運用之代表作；⁶在此一行動中，俄國運用民族、語言及文化等通性爭取克里米亞民心並運用資訊媒體發起克里米亞全民公投，以人民自決、武力及既定事實為後盾，併吞克里米亞半島；⁷其中俄國運用民族、語言及文化等提升克里米亞對俄國文化認同感之作為，正與中共對我發動文化統戰如出一轍。

混合戰之發展，使得戰爭與和平的界線逐漸混淆，面對新型態之威脅，本研究以搜集混合戰相關論文期刊、研究報告與網路資源等，並藉2014年俄羅斯運用混合戰併吞克里米亞之戰例，探討混合戰對國家安全之威脅，再從防衛作戰角度探討中共運用混合戰手段對我國家安全形成之影響，從各專家學者研究及分析中，歸納出相對之因應策略。

貳、混合戰概述

一、混合戰之意涵

各國對於軍事理論與戰爭型態的發展研究，多半是為了下一場戰爭做準備，其發展很多是來自於戰爭經驗的累積以及科技的進步。此外亦有許多軍事理論家或學者針對當前各種戰爭要素的本質，不管是有形物質，精神戰力、軍隊素質與組織制度的變遷、或是針對戰爭要素的運用方式等之洞察與先見，所提出的創新思維與觀點，從而成為指導下一場戰爭的規範，進而逐次發展與演化。⁸因

³ 曾伯元，2020，中共運用混合戰對我國安全威脅之因應，陸軍學術雙月刊，第56卷，第572期，P84-P104。

⁴ 蔡昌言、李大中，2007，不對稱戰爭相關理論及其應用於中國對臺戰略之研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八卷第三期，P2-P3。

⁵ 連偉志，2020，中共混合戰對我國國家安全之影響-2014年克里米亞衝突之檢視，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P2-P3。

⁶ 倪一峯，2018，俄國對克里米亞混合戰的運用：兼論對我之啟示，國防雜誌，第33卷，第4期，P46-P62。

⁷ 高英茂，2015，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國際政治及意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2期，P180-P181。

⁸ 黃柏欽，2019，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國防雜誌，第34卷，第2期，P46。



此，隨著戰爭型態改變，也將帶動新一波的軍事事務革新。

冷戰時期，美蘇雙方的備戰方針皆在準備打一場傳統的大規模全球戰爭或核戰。冷戰結束後，因冷戰期間兩大陣營相互對立，影響冷戰後之國際衝突與格局，加上各地民族、宗教對立加劇，以及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日益盛行，區域性的局部衝突逐漸成為主要的戰爭型態，而其中不乏軍事強權與弱勢者相互抗衡的案例。如何突破既有的權力、實力框架，贏得所望的目標，成為相對較弱勢者所努力的突破口，從而改變傳統戰爭思維與型態。混合戰(歐盟稱「混合威脅」)之發展也就由此而產生。

歐盟在 2016 年「打擊混合威脅的聯合框架-歐盟的回應」一文中對於「混合威脅」之定義如下：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s)的概念是指強制性和顛覆性活動的混合，以及常規和非常規方法的混合（包含外交、軍事、經濟、技術等），那些可以被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為達成特定目標所運用的協調的方式，同時保持低於正式宣戰以下的門檻。⁹通常強調利用目標國家或政權的脆弱性並產生模糊性以阻礙其高層決策過程。並利用社交媒體製造大規模假消息活動，藉以控制政治敘事或激化、招募和指導代理人，使之成為混合威脅的載體。

簡而言之，混合戰包括一切傳統與非傳統、軍事面與社會心理面的活動，企圖創造混淆以實現特定政治目標。換句話說，當前國家間的衝突已不再只是單純的軍事攻擊行動，同時也包含了諸如法律戰、資訊戰、輿論戰等。¹⁰

然而，混合戰並非完全是新穎的創見與發明，而是隨著戰爭知識與經驗的累積、人類科技的進步加上民主化與都市化發展應運而生；誠如霍夫曼先生所述：「混合戰的興起並不代表新的戰爭模式擊敗或取代舊形式或正規作戰方式」、以及「未來並不留有一系列替代的方法，而是他們已經融合成為多元模式或混合戰」。¹¹混合戰在策略上，是避免與擁有絕對優勢軍事力量的強敵直接以傳統武力正面交鋒，並藉助新聞、言論自由等普世價值加上網際網路的普及化，大力運用資訊平臺，達成混合戰「發起於正式軍事行動之前」且「貫穿於行動全程」的效果。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混合戰是一種非傳統形式的戰爭，戰爭模式的模糊，參戰人員的模糊，其呈現出多元性與模糊性的特點，包含使用混合、多樣的手段等，以至於難以用傳統「非此即彼」的模式來區分平戰時期，¹²因此，面對混合戰，我們必須結合民政與軍事等相關部門共同進行反制，非僅是依賴

⁹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EUR-Lex, 2016/4/6, JOIN(2016) 18 final。(檢索日期：2020 年 12 月 15 日)

¹⁰ 李俊毅、江雅綺，2019，從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混合戰一談台灣國家安全問題的新考驗，<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19/05/20/052002>。(檢索日期：2020 年 11 月 21 日)。

¹¹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P-43。

¹² 黃柏欽，2019，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國防雜誌，第 34 卷，第 2 期，P48。

軍事力量來實施因應。

表 1、混合戰/混合威脅名詞定義

項次	時間	學者/ 軍事家	定義	出處
1	2005	美國 海軍陸戰隊 馬提斯中將 與 霍夫曼中校	我們未來所面對的敵人會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敵人，未來將可能面臨此種挑戰者和敵人運用各種新穎作戰方法——不同戰爭模式與戰爭手段的組合，這就是所謂的混合戰。	《未來作戰：混合戰的興起》
2	2007	美國 霍夫曼中校	當前面臨的主要混合威脅包括正規作戰能力、非正規戰術，暴力、脅迫等恐怖行動，以及犯罪失序等等，並認為已進入新的戰爭型態。	《二十一世紀衝突：混合戰的興起》
3	2009	美國 陸軍參謀長 喬治·凱西	是一種包括「常規、非正規、恐怖主義和犯罪能力的多樣化和動態組合」。	《建構21世紀陸軍》演講
4	2013	俄羅斯 總參謀長 格拉西莫夫	21 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界限已更趨模糊，戰爭不再宣布就開始了，且是根據與以往不同的、傳統上並不熟悉的戰略模板（Template），透過混合之與時俱進的戰術設計實踐。	《科學價值在於前瞻》
5	2015	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 (NATO)	在敵人所構成的威脅之下，以傳統及非傳統的手段打敗敵人，達成致勝目標。	2015年度高峰會議
6	2016	美國 國防部	混合性戰爭是國家採用一系列強制性活動，透過直接和間接方法的組合，減緩、誤導(misdirect)和鈍化(blunt)目標國家，以促進其國家利益。	《2035聯合作戰環境》國會報告
7	2016	歐盟(EU)	指強制性和顛覆性活動的混合，以及常規和非常規方法的混合，同時保持低於正式宣戰以下的門檻。	《打擊混合威脅的聯合框架-歐盟的回應》
8	2017	美國 史考特少校	消除了戰爭與和平條件的明確界線，並將國與國衝突範圍擴大到不公開宣戰的層次；所有國力與手段都可能在不同情況下使用於不同的競爭性空間。	《定義新型態俄式資訊作戰》
9	2017	中共 中央黨校 國際戰略 研究院 副主任 韓愛勇	在全球化和信息擴散的影響下，戰爭邊界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加融合，形成混合戰爭的新形態。包括主體(國家、非國家、個體)、戰爭樣式(常規作戰、非常規作戰、恐怖襲擊、犯罪、騷亂)、軍事行動(作戰、維穩、安全、戰爭之後和平重建或經濟發展)、戰爭手段(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信息、外交)、作戰目標(對方政權)。	《混合戰爭形勢對國家安全存三方面威脅》

資料來源：1. James N. Mattis & Frank G. Hoffman,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 132, No.11, November 2005。
2.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3. George Casey. "Complex Operations and Counterinsurgency: Building the Army of the 21st Century." Lecture, Commanders Series from Atlantic Council, Washington, DC, May 28, 2009.(檢索日期：2021年1月23日)。
4. 汪毓璋，2018，「混合戰爭」脈絡下之「假消息」工具運用，《清流雙月刊》，第18期，



2018年11月，頁27。

5. 國防譯粹，第四十五卷，第二期，2018年3月。

6. 韓愛勇，2019，混合戰爭形勢對國家安全存三方面威脅，《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military/62bzell.htm>。（檢索日期：2020年12月18日）。

7. 作者整理列表。

二、混合戰發展現況

「混合戰」概念的源起，最早可溯源至威廉·聶梅(William J. Nemeth)在2002年所撰寫的《未來戰爭與車臣：一個混合戰案例》(Future War and Chechnya: a Case for Hybrid Warfare)論文。論文透過對車臣分離主義運動的個案研究，探索混合型社會和混合型軍事的理想典型。在假設混合戰型態越來越普遍下，希望能夠提供如美國等的軍事強權，未來在因應混合戰時的相關建議。¹³

2005年美國海軍陸戰隊馬提斯(James N. Mattis)中將與霍夫曼(Frank G. Hoffman)中校共同發表的《未來作戰：混合戰的興起》(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中提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的經驗，使人們開始反思，不僅不能再準備打上一場的戰爭，也不能再準備打一場自己想要或想像中的戰爭。我們會面對許多極具創意的敵人，戰爭將不會依照我們的規則進行。我們應對未來可能面臨的非傳統對手作準備，尤其是以下非常規的挑戰—恐怖主義、叛亂、超限戰、游擊戰或毒梟等等。而這些不同戰爭模式及手段所帶來的排列與組合，即是所謂的混合戰。¹⁴

法蘭克·霍夫曼於2007年出版了《二十一世紀衝突：混合戰的興起》(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乙書，並在書中提到當前面臨的主要混合威脅包括正規作戰能力、非正規戰術，暴力、脅迫等恐怖行動，以及犯罪失序等等，並認為全球已進入全新的戰爭型態。¹⁵霍夫曼強調，國家衝突的局面在20世紀已經被混合戰和不對稱競爭所取代，士兵和公民之間，以及有組織的暴力、恐怖行動、犯罪和戰爭之間已沒有明顯的區別。

美軍曾於《2010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中提到，美國在當前與未來可能面臨的作戰環境具有幾項迫切的特質；其中，面對混合戰型態的衝突複雜度提高、參與者更為多元化，以及衝突模式界線更趨模糊化的挑戰時，將更難以事先偵知或預判混合對手可能運用的異於常理、不可預測的手段，美軍的快速創新與適應能力將較以往更具關鍵性。¹⁶從此報告中所表述的觀點，我們不難看出：混合型態的作法，已迫使美軍必須做好隨時因應各種不同新型態衝突

¹³ William J. Nemeth, Future War and Chechnya: a Case for Hybrid Warfare (Monterey, C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02)。

¹⁴ James N. Mattis & Frank G. Hoffman,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 132, No.11, November 2005 (檢索日期：2020年12月5日)。

¹⁵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P.17-23。

¹⁶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2010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頁4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P.8。

之準備。

此份檢討報告中對於混合戰所帶來威脅之疑慮並非杞人憂天，在 2014 年俄羅斯對烏克蘭及克里米亞實施軍事行動且成功併吞克里米亞後，混合戰理論開始被歐盟及美軍所重視，2015 年底北約針對此事件，研擬將混合戰納於新準則內，以因應此不同於正規作戰模式的戰爭；¹⁷而美國則在《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中，再次提出混合戰之概念，並將其理論列為未來之重點威脅。

美軍史考特(Scott J. Harr)少校於 2017 年在其所撰寫的《定義新型態俄式資訊作戰》一文中強調，在過去不同的時代中，戰爭與和平的條件有明確定義；戰爭必須公開宣示且都會嚴格界定衝突中的軍事行動；同樣地，和平的條件也會明確在條約中律定並藉聯盟關係加以貫徹。反之，現代的戰爭行為消除了戰爭與和平條件的明確界線外，更將國與國衝突範圍擴大到了不公開宣戰的層次；今日所有國力與手段都可能於戰爭與和平之間在不同情況用於不同的競爭性空間。¹⁸此一論點，對混和戰作出相當貼切的詮釋。

而隨著科技的蓬勃發展，國與國競爭性空間已從傳統的野戰戰場逐漸轉移至各類資訊化的傳播媒體上，資訊設備與通訊軟體的發達與普及化，加上網路無遠弗屆的傳輸能量與速度，使得在混合戰之作為上，更容易運用資訊媒體來傳播特定訊息，藉由宣傳與威懾等方式，使目標產生預期的心理變化及行動反應，或是藉由各媒體與訊息資源，進以挫其敵方士氣，企圖改變國際輿論，爭取支持。¹⁹資訊媒體運用加上網路消息難以快速、詳細查證的特性下，使得混合戰得以迅速製造訊息混亂，煽動群眾，造成目標國或地區的社會動盪，並摧毀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嚴重者甚至可以削弱目標國政權的統治威信，分化民眾與政府信任關係與降低對政府的支持，進而促成政治或軍事目標之實現。

由此可知，混合戰是隨著戰爭知識與經驗的累積，人類科技的進步，民主化與資訊化之發展而逐步演進，且由於混合戰除了熟知的正規作戰、輿論宣傳、資訊心戰、特種作戰、游擊戰外，同樣包括了外交、經濟、文化、網路媒體或恐怖攻擊與犯罪行為等領域的活動，其複雜程度可見一斑，因而我們在面對混合戰威脅時皆須謹慎處理。

三、混合戰之運用

混合戰一般被認為是戰爭層級以下的敵對活動，其結合常規與非常規，軍事與非軍事，公開與隱蔽行動，目的在造成本質、起源和目標的混淆和模糊。由於這些行動從法律上而論，並非在戰爭時期發生，因此，主要指導如何應對

¹⁷ 曾伯元，2020，中共運用混合戰對我國安全威脅之因應，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6 卷，第 572 期，P89

¹⁸ 國防譯粹，第四十五卷，第二期，2018 年 3 月，頁 80-81。(取材自 2017 年 9-10 月美國軍事評論雙月刊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2017)。

¹⁹ 朱顯榮，2008，〈中國「三戰」內涵與戰略建構〉《全球政治評論》，第 23 期，2008 年 7 月，P.49。



威脅的責任，在大多數國家，皆為其政府當局，而非軍事單位。²⁰因此在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世界各國當局在震驚之餘，都開始重視混合戰之運用。

然而由於混合戰的模糊性，加以資訊科技之迅速發展，其手法與元素更是日新月異，由於混合戰運用方式繁多，本文僅就美國、俄羅斯及中共之運用實施說明：

(一)美國：

1991 年第一次波灣戰爭起，美軍已將現代空中優勢轉為作戰行動，作戰型態逐漸發生轉變。而在 911 事件後，美國為執行反恐作戰，在中東戰場投入特種部隊與空中打擊能力，其戰略構想逐漸脫離大規模作戰的思維。2005 年，馬提斯中將與霍夫曼中校共同提出「混合戰」之概念後，混合戰之發展開始受到美軍之重視，2015 年美國國際戰略中心在《21 世紀的衝突，從軍事革命到軍民革命》報告中提出：在現代國際衝突中，光是軍事領域作戰是不夠的，要有更多領域、更多要素進入戰爭，戰爭的軍事界限被打破。在此軍事思想的概念中，是集中全國所有的資源，來進行國家間的博弈，包括軍事資源只是所有資源中的一小部分。這就是混合戰的趨勢，²¹並認為此種將傳統戰鬥行動與非常規戰鬥行動相結合之作為，將成為未來戰爭之新模式，也將此理論視作為未來之重點威脅。

在近期美中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共多項進口產品爭收高額關稅，以企圖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之問題，並對華為等 70 家中資相關企業發布科技禁令，以確保美國在科技產業的競爭力。²²在這些行動中，皆能看見混合戰之身影。

(二)俄羅斯「格拉西莫夫準則」：

2013 年 2 月，在俄羅斯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上將(Valery Gerasimov)撰寫所《科學價值在於前瞻》一文中，描述二十一世紀的戰場充滿了各種新方法、戰力和戰爭運用方式，打破了當代各國軍力的各種公認定義和運用法則。此種論述被後續研究學者稱作「格拉西莫夫準則」(Gerasimov Doctrine)，²³其內容提出未來戰爭應運用政治、外交、經濟和其他非軍事措施搭以配軍事武力之運用，例如以假消息、假新聞干預選舉、製造社會動亂、削弱政府威信與破壞媒體公信力的資訊干擾與攻擊等；從強調使用不同戰術、非正規作戰和政治顛覆組合

²⁰ Jan Joel Anderson & Thierry Tardy, "Hybrid: What's in a Nam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Brief 32, October 2015, p. 3. (檢索日期：2020 年 12 月 27 日)

²¹ 王湘穗，2018，混合战争是当前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https://www.jingjidaokan.com/icms/null/null/ns:LHQ6LGY6LGM6MmM5Y2QyOTA2NzJhN2ViMjAxNjc3NDE4N2ZIMjAwZDUscDosYTosbTo=/show.vsmI>。(檢索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²² BBC NEWS, 2019，美國科技禁令：中國科技企業滑鐵盧還是世界秩序新起點，<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8308222>。(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7 日)

²³ Valery Gerasimov, "The Value of Science Is in the Foresight: New Challenges Demand Rethinking the Forms and Methods of Carrying out Combat Operations," Military Review 9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6): 24, accessed 18 July 2017.

可以看出，俄羅斯已經將混合戰的思維納入國家安全與軍事安全等相關政策。²⁴

2017 年，同樣是俄羅斯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在軍事科學院舉辦的研討會上，發表「俄國當代戰爭與現階段國防議題」的演說中提出：平戰階段的界線模糊，已是眾所皆知。過去強調對抗的許多手法和內涵正慢慢轉化，朝向政治、經濟、外交、資訊和其他非軍事措施等擴充發展，其中群眾反抗的力量也會牽扯在內，但在當代及放眼可見的未來，戰爭一如既往，武裝鬥爭之有無，仍是主要的指標。²⁵說明了混合戰仍需以強大之武力作為後盾，因此俄羅斯雖大量運用混合戰，但在以發展先進武器來提升俄軍總體實力上仍是不遺餘力。

(三)中共「超限戰」及「三戰」：

- 1、「超限戰」是 1999 年由中共軍旅作家喬良與前解放軍空軍大校王湘穗在其所著同名書籍中所提出之概念，是講求不與具有國力優勢之大國發生正面衝突，而採取游擊戰、恐怖戰、持久戰、網路戰等方式周旋，倡導「以劣勝優」的作戰理論。²⁶它強調了經濟、文化與科技技術在未來戰爭中的地位，但仍提出軍事思想仍是現代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 2、中共於 2003 年 12 月將「三戰」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並強調發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做好「瓦解敵軍工作」。「心理戰」是使用宣傳、欺騙、威脅和脅迫來影響對手的決策能力。「輿論戰」是指散布信息，誤導和影響公眾輿論，以期獲得國內和國際公眾的支持。「法律戰」是利用國際、國內法律和國際慣例，通過各種渠道所進行的有利於己而不利於對方的法律戰爭。「三戰」圍繞軍事目的，整合各種資源，提升戰略高度，貫穿平戰時期與戰爭全程，爭取行動主動權，實為超限戰理論的延伸。
- 3、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主任韓愛勇指出，在全球化和信息擴散的影響下，形成了混合戰爭的新形態。在混合戰中，包含戰爭的主體、戰爭樣式、軍事行動、戰爭手段與作戰目標等都是混合的。²⁷從軍事理論發展角度而言，中共「超限戰」及「三戰」皆為其混合戰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如應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地區與技術等手段，將其融入於戰爭範疇中，增加戰場複雜度，導致戰爭界限甚難捉摸與辨別，此內涵是以混合手段之運用，進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而混合戰則強

²⁴ Andrew Radin, *Hybrid Warfare in the Baltics-Threats and Potential Respon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p. 10.

²⁵ 國防譯粹，第四十五卷，第五期，2018 年 6 月，頁 38-43。(取材自 2017 年 11-12 月美國軍事評論雙月刊(Military Review, November-December/2017)。

²⁶ 張祥山，2006，非傳統不對稱安全威脅初探，法務部調查局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4 卷，第 4 期，P42。

²⁷ 韓愛勇，2019，混合戰爭形勢對國家安全存三方面威脅，《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military/62bzel1.htm>。(檢索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



調運用要更全面，且更為多元靈活，以擴展在戰場之彈性。²⁸

(四)小結：

從上述的觀點可以看出各國對於混合戰之概念與運用方式雖有形式上之不同，然就其本質而言，並無太大差異，都是在戰爭尚未開打前，利用各種手段，以確保在戰爭初期即達到敵我戰力之不對等，使我方能在減少流血衝突的代價下達到其政治目標。

參、實例探討—俄國對克里米亞混合戰之運用

一、事件起源

俄羅斯於 2014 年兼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常被舉為是混合戰的典型。本此行動中，俄國除了以特種部隊參雜克里米亞當地的準軍事組織，並偽裝成非武裝人員從事軍事行動外，另外也借軍事演習，轉移國際社會對其於烏國邊境從事軍事行動的注意。²⁹

2014 年 3 月 16 日，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自治區舉行了公民投票，公投票上的關鍵議題是：「你是否贊成克里米亞重新加入俄國，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克里米亞約有 150 萬公民，約 83% 參加了本次投票，而其中更有高達 97% 的公民投下了贊成票。³⁰次日，俄國總統普丁（Putin）立刻向俄國國會發表了演說，稱順應克里米亞之民意，並歡迎克里米亞併入俄國版圖，接續俄國與克里米亞簽署了條約，正式完成了合併的法律程序。雖然此次行動遭到國際非議，包含克里米亞境內韃靼人（約佔總人口數的 12%）抵制此次公投，加之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均公開強力譴責此行為，但大勢已然底定，克里米亞於 3 月 18 日正式併入俄國；在公投通過、俄克正式合併後，俄軍在 3 月底接管所有烏克蘭在克里米亞島上所有的陸海空軍事基地及政府官署。在寡不敵眾的懸殊兵力對照下，烏克蘭政府亦在 3 月 24 日宣布被迫退出克里米亞島，讓俄軍完成對克里米亞島上的全面軍事控制。³¹

二、衝突過程與結果

(一)烏克蘭內政問題

烏克蘭 2010 年總統大選，親俄派候選人雅努科維奇以 48.95% 的選票險勝當選。在其領導之下，烏克蘭中止親歐的相關政策，轉而向俄羅斯靠攏，以獲取較實惠的能源經濟等幫助。³²然而在 2013 年底的親歐盟示威運動中，親歐派

²⁸ 曾伯元，2020，中共運用混合戰對我國安全威脅之因應，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6 卷，第 572 期，P85-86。

²⁹ 李俊毅、江雅綺，2019，從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混合戰—談台灣國家安全問題的新考驗，<https://www.voicetank.org/single-post/2019/05/20/052002>。（檢索日期：2020 年 11 月 21 日）。

³⁰ 倪一峯，2018，俄國對克里米亞混合戰的運用：兼論對我之啟示，國防雜誌，第 33 卷，第 4 期，P49-P51。

³¹ The Associated Press, "Crimea votes to leave Ukraine in secession referendum and join Russia," CBC/Radio Canada, 2014 年 3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8 日）。

³² 魏百谷，2014，烏克蘭能源安全之探析—以烏俄能源關係為探討中心，《動亂中的烏克蘭》，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P170、171。

群眾在基輔的獨立廣場組織烏克蘭有史以來最大的示威活動，引發政治危機，導致議會遭暴民攻占，雅努科維奇總統逃亡，由親歐派成員所組成之臨時議會罷免現任總統，而雅努科維奇則在 2014 年 2 月 21 日逃亡至俄羅斯，並請求俄羅斯出兵協助平叛與提供政治庇護，以維護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塞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 軍港的租用權。

(二)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俄羅斯情報部門在 2014 年 1 月便已得知雅努科維奇政權垮臺的可能性，當時正適逢克里米亞東南方 300 公里的索契(Sochi)正舉辦 2014 年冬季奧林匹克奧運會，俄國即以此為藉口，編組約 8 萬人的部隊進駐其周邊地區，冬奧預定於同年 2 月 23 日結束，俄國總統普丁批准隔日即針對克里米亞展開行動。³³以「小綠人」(指沒有任何軍事標示的武裝人員，實際上為俄國正規軍所偽裝)滲透至克里米亞境內，煽動與製造當地親俄力量發起動亂，除一部兵力直接行動奪取克島內指管節點與防空部隊與封鎖各個軍事基地，並運用親俄民眾以電話通知營區內官兵，協力策反軍隊；同時協同資訊作戰部門與媒體，傳播「小綠人」在動亂中自發主動維持秩序的美好景象，於國際社會形成輿論優勢，影響烏克蘭高層決策下達。³⁴

此外，俄國國會在 3 月 1 日授權總統普丁，必要時可出兵烏克蘭，普丁以「維安護僑」為名，為保護在烏克蘭的 800 萬俄裔民眾的安全及福祉。普丁隨即宣布在烏克蘭東部實施大規模軍事演習，³⁵藉以迷惑歐洲各國耳目，使其忽略正在克里米亞秘密行動的「小綠人」部隊；同時，在烏克蘭內部動亂的情況下，運用資訊傳播媒體大量散播假新聞及假消息，以醜化親歐勢力團體，以便獲取更多支持者。

(三)俄羅斯的非軍事行動

俄羅斯對烏克蘭實施的資訊戰整合了軍事、外交及政治等體系，軍事上運用資訊網路戰，癱瘓烏克蘭通信基礎設施，封鎖烏克蘭的指管系統，並截獲其相關情報資料，同時干擾烏克蘭資訊傳播，以掌握資訊媒體之主動權。³⁶在外交上，一方面不承認俄國有軍事行動與侵略行為，宣稱俄羅斯僅維持區域安全與和平，對外運用戰略溝通使國際組織針對烏克蘭危機提出和平訴求，另一方面則利用假新聞，塑造出在地抗爭行為，激化克里米亞與烏克蘭政府間之矛盾。³⁷在政治

³³ Roger N. McDermott, *Brothers Disunited: Russia's Use of Military Power in Ukraine*, April, 2015. The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 United Kingdom, P.5.

³⁴ Andrew Monaghan, "Putin's Way of War: The War in Russia's Hybrid Warfare," *Parameters* 45(4) Winter 2015-16, P.66-67, 72.

³⁵ 高英茂，2015，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國際政治及意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2 期，P255。

³⁶ 國防譯粹，第四十五卷，第二期，2018 年 3 月，頁 80-81。(取材自 2017 年 9-10 月美國軍事評論雙月刊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2017)。

³⁷ Roger N. McDermott, *Brothers Disunited: Russia's Use of Military Power in Ukraine*, April, 2015. The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 United Kingdom, p. 17.



上，俄羅斯長期運用移民與發放俄國護照等手段，製造境外人口優勢，並操弄克里米亞地區議會於3月6日發表決議：克里米亞將在3月16日時舉行公投，³⁸決定克里米亞是否要「加入俄國，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

(四)克里米亞的「人民自決」

本次公投，克里米亞在83%的投票人口中，獲得了97%的贊成票，決議加入俄國，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在本次衝突中，俄羅斯當局運用人民公投，展現克里米亞人民地區自決性，主動要求併入俄國統治，符合國際法上的規範及正當性，³⁹從法律的層面上避免了國際社會的干預。次(17)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即簽署命令，承認該國成為主權國家。3月21日，獲得國會上下兩院批准，使克里米亞正式加入俄羅斯聯邦。更在同年4月的修憲中，正式將克里米亞列為俄羅斯聯邦主體並寫入其憲法條文，完成對克里米亞之合併。

三、混合戰運用對戰爭型態之衝擊

前北約盟軍最高司令、退役海軍上將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George Stavridis)評價稱：「巧妙組合的混合戰手法、積極的資訊支援和訓練有素的特種部隊，是克里米亞行動成功之基礎」。⁴⁰在此事件中，最後以人民自決公投，做為俄克最後的合併手法，被視為混合戰運用的經典。俄羅斯當局對整個烏克蘭的動亂危機處理及對克里米亞的兼併，展現了俄羅斯當局相當週詳的策畫及準備，加上具體行動與武力後盾，以「和平手法」完成了分裂烏克蘭與兼併克里米亞的「既成事實」，讓美國及歐盟均措手不及，雖然在國際平台上大聲疾呼支持捍衛烏克蘭主權及領土完整，抗議俄國違反國際法及國際秩序的侵略野心及行為，大力警告俄國霸權行動可能招來的「嚴重後果及制裁」。只是美歐各國所擺出「強硬」的姿態及動作，並未產生實質有效的嚇阻功能。⁴¹

鑒於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烏東、敘利亞等戰場所實施的作戰模式，將混合戰發揮的淋漓盡致，讓西方國家與研究人員認為混合戰已經改變俄羅斯的軍事思想，成為其新的戰略、戰術思維與手段。然而在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之前，其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就已提出武裝鬥爭性質已發生轉變，以運用政治、外交、經濟和其他非軍事措施，搭配軍事武力使用的新方式，呈現截然不同的戰爭型態。⁴²

部分學者認為，混合戰與資訊戰已成為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⁴³其具

³⁸ 高英茂，2015，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國際政治及意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2期，P179。

³⁹ 倪一峯，2018，俄國對克里米亞混合戰的運用：兼論對我之啟示，國防雜誌，第33卷，第4期，P49-P51。

⁴⁰ 克里米亞回家之路—還原的俄"混合戰爭"，《察網》，http://www.sohu.com/a/238569891_425345，(檢索日期：2021年1月22日)。

⁴¹ 高英茂，2015，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國際政治及意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2期，P180。

⁴² 黃柏欽，2019，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國防雜誌，第34卷，第2期，P51。

⁴³ Keir Giles, "Russia's 'New' Tools for Confronting the West: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Moscow's Exercise of Power," Chatham House, 2016/3/21, p. 4, . (檢索日期：2021年1月25日)。

體作為包括政治與外交的互動、經濟發展、社會壓力、媒體運用，以及軍事力量的協調等等，因而包含任何結合軍事力量與非軍事的敵對活動皆屬之。⁴⁴西方國家在看到俄羅斯最近幾次行動的成果，加上俄羅斯可能運用假消息、假新聞干預選舉、破壞媒體公信力、製造社會動亂與削弱政府威信的資訊干擾與攻擊後，開始對其民主政治與社會之脆弱性進行反思。

混合戰運用民主國家高度重視新聞自由與網際網路普及之特點，以網路特工發起假消息、假新聞攻勢，靠著網路訊息的快速傳播、廣泛流傳、網路消息難以快速查證真偽等特質，加上新聞媒體講求快速報導與搶獨家的心理，使得混合戰得以利用偽造的資訊來煽動群眾，造成目標國或地區的社會混亂，同時使媒體的公信力遭到質疑，嚴重者甚至可以削弱目標國政權的領導威信，分化民眾與政府間的信任關係，並降低民眾對政府的支持，造成社會之動盪。

混合戰的本質具有創新與不對稱的精神，而此種精神已經成為各國發展相對戰力的基礎，不論是大對小戰略威懾效果；或是小對大，企圖以弱擊強，藉以扭轉傳統軍事武力的不對稱等。創新、不對稱思維給予相對軍事實力較弱小之國家，在面對軍事強國時，達成戰爭目的之契機。在面對混合戰型態的衝突複雜度提高、參與者更為多元化，以及衝突模式界限更趨模糊化的挑戰，使得我們更加難以事先偵知或預判對手可能運用的手段，因此政府各部門在面對混合威脅時之快速反應、創新與適應能力將較以往更具關鍵性。⁴⁵

四、小結

烏克蘭在地緣強國俄羅斯的威脅下，國內仍持續進行著政治鬥爭與族群對立，殊不知鄰近的俄國正虎視眈眈，雖有盟邦的支持，但國內腐朽的社會機制與政府機關，早已無法確保其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此事件同時見證了在國際政治上，行動國的決心，堅持及其國家總體實力才是最關鍵的成功因素，其他諸如道德勸說、政治警告甚至是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等，都不可能產生實質的效果。這次俄國併吞克里米亞戰略目標之達成，對比美歐等國努力的失敗，就是一個血淋淋的案例。

俄羅斯混合戰戰略的成功，帶給歐美國家相當大的震撼與重視，並相繼做出改革以因應其威脅，對於我國而言，雖然表面上維持著和平，但我們仍處在中共的各式威脅之下，如何能從烏克蘭的慘痛經驗中吸取經驗，是現今政府所面對的刻不容緩的議題。

肆、中共混合戰運用及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一、中共混合戰發展現況

⁴⁴ Ofer Fridman, "The Danger of 'Russian Hybrid Warfare,'" Cicero Foundation Great Debate Paper, No.17/05, July 2017, pp. 11-12, . (檢索日期：2021年1月25日)。

⁴⁵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P-43。



中共軍事學者於 1999 年提出「超限戰」之概念，被視為一種新的戰爭模式。它主張在全球化和高科技背景下的「超限度戰爭」，即在思想上超越把戰爭限定在特定範圍內的一切界限，在執行上則是根據需要，盡可能地將各種機會手段與軍事行動相互配合，換言之就是把軍事行為擴展到非軍事領域，以達成戰爭目標。⁴⁶在此概念之下，中共從過去傳統軍事行動，轉化為政、經、軍、心、網、資等多層次戰爭，強調未來戰爭將會是無處不在的，包含金融貿易、網路社群、傳播媒體與國際法等，都將成為各國間博弈的戰場。例如像中共利用我國政治選舉期間作為戰爭平台，應用各手段伸入選舉內部，最後則採取單一或多層面手段，將政治、軍事、經濟、心理等作為實施集彙，選擇適當時間與空間對我國施壓，直至達成其預想之戰略目標為止。⁴⁷

在《超限戰》一書中，作者認為，戰爭已不再是純粹軍事領域內的活動，任何一場戰爭的走向與結局，都將可能被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外交因素、文化因素、科技因素等非軍事因素所決定或改變。並且提出了「三超」的概念：超國家、超領域、超手段。超國家，就是結盟、聯盟，已超越國家的界限來組合力量；超領域，是指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宣傳等不同領域的跨界組合；而超手段，就是把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方法，以超出傳統的運用方式，把過去不可能同時使用的手段組合在一起加以運用。⁴⁸

在提出「超限戰」此一觀點之後，中共復於 2003 年 12 月批准頒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中，把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等列為戰時政治工作之重點，稱為「三戰」，而許多軍事學家認為，「三戰」概念的提出，既是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創新，也是解放軍作戰理論的完善，其圍繞軍事目標，整合各種資源，貫穿和戰時期與戰爭全程，取得戰爭主動權，達到以最小代價而得到最大的戰果之目的，被視為是超限戰理論的延伸。而「混合戰」偏重操控媒體、網路、輿論、文化、民族意識、心理、假資訊、法律等非傳統軍事力量，實與中共所提出之「超限戰」、「三戰」等傳統非武力戰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共中央軍委於 2016 年軍改後成立了戰略支持部隊（Strategic Support Force, SSF），其任務是支援戰場作戰，使共軍在航天、太空、網絡和電磁空間戰場能取得局部優勢，保證作戰的順利進行，共軍將網路戰、電子戰和心理戰視為是實現信息（資訊）優勢的必要組成部分，並且是對抗強大敵人的有效手段，⁴⁹並藉由組織調整，整合網路、心理及電子戰資源，任務貫穿平戰階段，並為共軍於平、戰時提供必要之支援，足見其對混合戰運用之重視。

⁴⁶ 沈宏，2005，「超限戰爭」的有限性：一種倫理思考，國際政治研究，2005 年，第 4 期，P-77。

⁴⁷ 曾伯元，2020，中共運用混合戰對我國安全威脅之因應，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6 卷，第 572 期，P94。

⁴⁸ 喬良、王湘穗，1999，《超限戰》，長江文藝出版，北京，P.180-181。

⁴⁹ 舒孝煌，2020，美國防部《中國軍力報告》中對解放軍電子戰能力的評估，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12 期，P.26。

二、中共混合戰運用對我之威脅

中共對我混合戰之運用之方式簇繁不及備載，常見之方式有電子(資訊)戰、輿論戰與心理戰等手段。

美國國防部在 2020 年 9 月 1 日發布《2020 年中國軍事及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以下簡稱《中國軍力報告》)，關注中國解放軍陸、海、空、火箭軍及戰略支援部隊發展、軍備及科技發展現況、技術能力等，指出中國持續投注資源發展軍備，部分實力已能與美國抗衡。報告中對於中共電子戰能力多所著墨，顯示其對中共電子戰能力提升之關切。報告中指稱，共軍文件曾描述一個聯合封鎖運動，中共將對海上和空中交通進行動態封鎖，包括切斷臺灣重要進口商品，迫使臺灣屈服。聯合封鎖包括大規模的飛彈打擊，可能包括奪取臺灣離島，期使臺灣迅速投降，如果必要，可派遣空中和海軍力量進行數週或數月的封鎖行動。中共也可能會透過同時進行的電子戰、網路攻擊和資訊戰補充其空中和海上封鎖行動，進一步孤立臺灣當局和民眾，並控制台海衝突的國際話語權⁵⁰。

除美軍《中國軍力報告》所述中共對我之威脅，我國防部於 2020 年 8 月 31 日送立院的《109 年中共軍力報告》中亦指出，共軍提高通資電作戰能力，持續部署具有影像偵照與電子偵蒐功能之衛星，並在臺灣周邊常態部署作戰艦、科研船、無人機、偵察機、情報船等實施偵察，藉陸、海、空、天(太空)等多元手段擴大情蒐範圍，完整掌握臺灣軍事動態及完備戰場情報整備與經營，對臺灣威脅甚大。

除此之外，中共還加強對媒體以及輿論之控制，2014 年中共正式將媒體融合概念寫入其政策文件；2017 年融媒體一詞由《新華社》首度公開採用，中共扶植融媒體其重點有二：一是集中壯大紅色聲量。二是確實傳達紅色意志。⁵¹透過吸納人才不斷的創新與整合，以「說好中國故事」為經營目標藉以操作對中共有利之輿論。而其中，「對外合作」更是其重要的經營策略與產業特色。2020 年 7 月 16 日，首座兩岸融媒體中心在廣州成立，由中共融媒體集團「廣東羊城晚報數位媒體有限公司」與臺灣民間組織「中華青年新媒體協會」發起。國台辦致賀信並稱此舉「推動兩岸媒體的融合發展」，將融合重點指向青年群體。⁵²而

⁵⁰ 舒孝煌，2020，美國國防部《中國軍力報告》中對解放軍電子戰能力的評估，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12 期，P.28。

⁵¹ 媒體融合概念，參見〈習近平：推動傳統媒體新興媒體融合 強化互聯網思維〉，《人民網》，2014 年 8 月 19 日，<https://reurl.cc/od1gED>；融媒體首見官媒，參見〈劉雲山：為黨的十九大召開營造良好輿論氛圍〉，《新華網》，2017 年 3 月 23 日，<https://reurl.cc/py1z5b>；習近平於《求是》撰文，參見〈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 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求是》，2019 年 3 月 15 日，<https://reurl.cc/3LoazM>；全球記者即時發稿平臺，參見〈推動媒體融合 中央媒體強勢出擊〉，《中國記協網》，2017 年 4 月 7 日，<https://reurl.cc/ld50Vq>。

⁵² 首座兩岸融媒體中心成立，參見〈「廣東兩岸融媒體中心」正式揭牌〉，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2020



在此事件背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積極推動兩岸媒體融合帶有統戰意涵，一方面是以融媒體作為媒介，蒐集臺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數位媒體使用習慣，作為統戰操作的準備；另一方面，中共將融媒體當作平臺，不僅吸收臺灣的技術與人才，更掌握臺灣媒體傳播的通路，甚至可能形成中共對台的融媒體內容產業鏈，以利中共進行新聞加工及輿論操作，恐將成為中共對台發動統戰滲透的有力基礎。⁵³

2021年1月13日，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於例行記者會上，介紹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的交流活動，並公布新增包括福建在內的4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⁵⁴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是中共國台辦批准設立的兩岸民眾交流合作平台，設立基地的宗旨表面上是促進兩岸地方互動、深化兩岸經貿與文化交流，實際上則是其作為混和戰之一環，以推動兩岸統一為目的，以臺灣基層民眾作為統戰之對象。

自2009年以來，國台辦已陸續在山東、湖北、福建等24個省區市批准設立79處海峽兩岸交流基地。⁵⁵中共設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對台交流的訴求包含情感、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面向，以服膺習近平提出「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之統戰方針。且為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交流基地推出「雲交流」的互動模式，作為疫情下兩岸人民接觸互動的方式。例如，國台辦指導福建湄洲媽祖廟與臺灣相關廟宇共同舉辦「天佑中華祈福武漢-海峽兩岸媽祖宮廟攜手抗疫線上祈福」活動，數以萬計的信眾透過直播參拜祈禱。⁵⁶然而，其通訊使用的軟體、通訊協定或伺服器的設定皆是由陸方掌控。我國民眾參與類似線上活動將有個資外洩、生物識別資料包括：聲音、體型、臉型等遭記錄竊取的風險。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的交流活動素來是中共對台拉攏民心、實施統戰之手法，如今再加上可輕易蒐集群眾個資的線上交流互動模式，嚴重影響我國民眾與政府的資訊安全，成為中共對混合戰之重要手段之一。

而除資安問題之外，另一個值得關切的問題是參與交流活動的臺灣民眾，其政治認同是否可能受到影響。根據調查顯示，過去臺灣學生赴陸參訪之後對中國的印象有明顯的改觀，對中國印象的改變進而影響對中共政權的喜好，以強化赴陸交流學生對中共政權之認同⁵⁷。可以說，在臺灣一般民眾對中共統戰手法資訊不足之前提下，參加由中共官方主持的兩岸交流活動，極有可能會被中

0年7月17日，<https://reurl.cc/v1g19L>。

⁵³ 劉姝廷，2020，中共扶植融媒體作為戰略產業，國防安全雙週報，第11期，P.46-49。

⁵⁴ 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2021年1月13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2101/t20210113_12316801.htm。相關報導請見〈國台辦認了！中共祭統戰新招 79 兩岸「交流基地」曝光〉，《三立新聞網》，2021年1月13日，<https://reurl.cc/KxjADp>。

⁵⁵ 李冠成，2021，中國增設海峽兩岸交流基地之評析，國防安全雙週報，第21期，P.11-13。

⁵⁶ 岳弘彬，2020，海峽兩岸媽祖宮廟攜手抗疫線上祈福，人民網，<http://tw.peopledaily.com.cn/BIG5/n1/2020/0217/c14657-31589358.html>。

⁵⁷ 王嘉州，2018，〈大陸增設海峽兩岸交流基地評述〉，《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8期，P10。

共包裝的善意與和諧外表所影響，改變對中國大陸及其政府的認知，進而達成中共混合戰對兩岸民眾間文化認同之目標。

三、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我國國防部在 2021 年所出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中提到：近年來中共頻繁對我運用非直接武力、準軍事或低強度軍事等混合戰手段，進行襲擾、脅迫與企圖引發衝突事件，對我國國家安全及區域穩定造成危害。⁵⁸其手段諸如操作認知戰、資訊戰及機艦侵擾等方式，企圖造成我民心士氣動搖，消耗國軍戰備，嚴重侵蝕我國家安全，固亟須加強防範應處。本研究就中共操作認知戰及資訊戰等兩方面對我之影響分別說明。

(一)中共認知戰

中共長期以來混合運用心理戰、輿論戰及法律戰之三戰作為，加上散佈不易分辨真偽之假訊息，藉由文攻武嚇等全面性手段，企圖影響民眾心理意志及改變思維，造成我國內部矛盾。在政治上，中共不斷阻止我國加入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於國際社會中壓迫我國生存空間；在經濟上，以一帶一路政策，企圖恢復陸地與開創海上絲綢經貿之路，創造出其經濟優勢，藉以拉攏臺灣民眾與企業，並持續以兩岸交流基地等方式，強化我國民眾對於中華民族之認同感，強調兩岸一家親之訴求，達到其入島、入戶、入腦、入心之統戰目的；而在軍事上，藉武力展示及增加臺海周邊海空侵擾頻次，並透過媒體、網路社群之渲染，以擴大對民眾之軍事威懾。

隨著社群媒體的發展與普及，中共結合現代媒體傳播與網路駭客侵入，企圖控制輿論走向、誤導視聽，營造國人疑懼心理，破壞民眾對國家信心，繼而造成民眾對國軍之不信任。在防衛作戰中，後備戰力與動員能量為戰時國家續存關鍵，後備部隊須肩負灘岸守備、縱深及城鎮守備與重要目標防護等防衛作戰任務，一旦民心士氣遭中共以混合戰之手段瓦解，將對我防衛作戰戰力造成無法彌補之傷害。

(二)資訊戰

中共於 2016 年軍改成立戰略支援部隊後，將其網路戰和情報機構通通納入戰略支援部隊管轄，隨著資訊科技發達與網路運用普及，加上網路駭客及惡意程式技術不斷精進，資安環境所面臨的挑戰不斷提升，中共對於資訊運用的態度一改過去的網際網路封鎖策略，在許多領域技術優勢的基礎上，發起輿論戰，透過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在國際社會中宣傳其形象。⁵⁹此外，中共還透過軍、民網軍(駭客)以網路為管道，竊取均、公、商業之數位機密資訊，意圖掌握我關鍵節點，作為目標實施網路攻擊，造成國安問題與影響社會安定。

⁵⁸ 國防部，2021，《中華民國 110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P38。

⁵⁹ Ying Yu Lin, "China's Hybrid Warfare and Taiwan," The Diplomat, 2018/1/13, (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2 日)。



由於我國不論是軍事、經濟或是民生設施，均極度依賴網路資訊設備，且臺灣資訊與網路環境屬於相對開放的空間，容易遭受攻擊⁶⁰。在防衛作戰中，若中共利用其網軍癱瘓我基礎民生產業設施，除會破壞金融、醫療、交通、電力等正常運作，還會進一步影響部隊的指管系統，這將破壞部隊的指揮通信鏈路，對防衛作戰而言無疑是一大影響。

(三)小結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為解放軍體系的「資訊傘」，負責支援其他軍種戰場作戰，在網路空間也能更有效率且更集中的對外展開「三戰」。⁶¹然而，中共施以混合戰橫跨多種領域，使得原本看似單一領域的攻擊行為，卻同時與其他手段並行，如 2020 年我國總統府遭駭客入侵並偽造對政府高層不利之假訊息，而後將此訊息洩漏給媒體並藉由媒體廣為傳播，即為網路戰與認知戰混合運用之典型案例。⁶²此類攻擊採取針對對手量身訂製的全面性途徑之攻擊行為，接著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效果加以渲染，達到全面性攻擊之效果。

近年來中共威脅日益加劇，包括其模擬攻臺兩棲登陸演習、偵蒐艦艇迫近臺灣本島作業、共軍遠海長航戰機繞臺等，不時騷擾與麻痺國人的視聽，更不斷以兩岸交流配合文化認同的溫情攻勢等手段，影響我軍、民心士氣甚鉅，不能不審慎應對。

伍、我因應之道與建議

一、面對混合戰威脅應有之作為

現今爆發大規模武力戰的機率已大幅降低，主要作戰環境以逐漸轉變為局部性的衝突，同時非傳統作戰之威脅也逐漸提高。從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事件中，俄羅斯廣泛運用非傳統部隊，並結合現代化資訊科技，而非以傳統正規武裝部隊實施軍事行動就能看出其端倪。然而，烏克蘭在地緣強國俄羅斯威脅下，國內仍進行政治鬥爭與群眾對立，全然不顧鄰近的敵國虎視眈眈，雖有美國及北約諸國等盟邦的支持，仍無法確保其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⁶³坐視克里米亞遭俄羅斯所併吞而毫無作為。相對於烏克蘭的處境，我國同樣在地緣上面對強大的中國大陸，同文同種且在族群認同上深受中國大陸影響，國內政黨常有紛爭，社會頻頻出現不和諧現象等，皆與烏克蘭所面臨之困境有不少相似之處。中共會否複製俄國混合戰模式於臺海問題上，將臺海問題作為其內政問題來解決，以規避國際制裁，值得我們深思。

混合戰的發展，呈現了當前由於資訊、科技等蓬勃發展所產生的戰爭模式，運用混合與創新、不對稱的戰術、戰法，破壞目標國政經穩定與城市發展，並

⁶⁰ 林良齊，2018，〈打擊假新聞！臺灣事實查核中心成立〉，《聯合新聞網》，2018 年 4 月 20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098283>>

⁶¹ 林穎佑，2017，〈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10 期，P102-122

⁶² 曾怡碩，2020，網路戰與認知戰的混合運用，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4 期，P35。

⁶³ 倪一峯，2018，俄國對克里米亞混合戰的運用：兼論對我之啟示，國防雜誌，第 33 卷，第 4 期，P61。

攻擊民主國家新聞、言論自由之弱點，利用社交媒體，甚至是線上平臺釋放假消息和假新聞，藉以達到破壞社會政治穩定、改變公眾輿論與引導意見走向、甚至破壞政府威信與國際支持等效果。

霍夫曼認為，因應混合戰的創新及不對稱的挑戰，應建立一支靈活且具備可靠戰鬥力之多用途專業部隊；在情報獲得上，須指揮官能從更多元的非傳統手段來獲得各個層面之必要相關情資；在政府部會跨部門協調上，需適切結合所有國家權力工具；在組織文化上，必須形塑能應對任務快速轉換的認知與能力；在軍事理論上，建立能快速反應與應變制變之作戰能力；在教育訓練上，透過適當教育和培訓組合，提高對混合威脅之識別能力，對當前狀況迅速作出決策並提出靈活戰術以因應混合性之威脅。⁶⁴美國國防部在「2010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中認為，美軍應該改變以往主要在因應大型區域衝突的兵力、編裝與評估規劃，因應在不同環境下執行更廣泛的作戰型態任務，以確保部隊運用彈性。⁶⁵即是基於此論點所作出之相關論述。

綜上所述，為因應傳統戰爭與混合戰的發展趨勢，國家安全與國防整備不能僅透過軍事措施來保障，必須整合所有部門、機關的努力。採取全國性措施，以提高國家對混合威脅的防禦能力，使政府各行政部門、地方機關、國軍部隊及其他警、消與民防團體等，共同參與國土防衛。同時，我們必須要了解，對抗混合戰的根本之道，在於改變舊有「戰爭」的傳統思維與觀念。如同霍夫曼在其著作之結論中所述：「我們不能再忽視社會的脆弱性，專注偏好能力的展現，低估挑戰者的想像力。在混合戰的世界裡，精神僵化或自滿只會付出更高的代價」。⁶⁶

二、建議

(一)認清混合戰威脅，提高民眾對混合戰之認識

對我國而言，過去中共的「三戰」手法可歸類於非常規戰爭，但在資訊科技的發展下，已逐漸轉換為混合戰之威脅。雖然手段類型並非首見，在操作上卻有所不同。心理戰、輿論戰及法律戰同時相互運用於包含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等層面，更藉由資訊技術的發展，擴大三戰運用之效能。

混合戰的發展模糊了戰爭與和平的界線，為一種橫跨戰時與平時的聯合作戰，採用「平戰一體」、「多領域作戰」以及「軍民融合」等概念，旨在利用民主國家於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資訊和基礎設施不同領域之脆弱性，進行針對式攻擊。因此，認知混合戰之癥候成為首要之急。

社群媒體出現後，我們的敵人能夠更輕易觸及主流媒體和一般大眾。因此，

⁶⁴ Frank G. Hoffman, pp. 46-51.

⁶⁵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2010 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頁 10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p. 42.

⁶⁶ Frank G. Hoffman, p. 59.



混合戰就得利於此種混雜凌亂、相互糾葛之安全環境特徵。針對對手之脆弱性，利用各種手段進行「模糊」的攻擊，達到其戰略目的，使混合性攻擊者在任何地方都能進行破壞、中斷或停止目標對手的社會運作，且不知道攻擊何時發動、於何地發生以及如何發動攻擊。

對此，應透過學校公民教育與強化社會教育，強化民眾對混合威脅的認知。培養民眾識別能力，教育民眾理性看待輿論、報導，養成求證訊息的習慣，避免響應、支持突發性的、未經證實的政治及社會動員，而在部隊中，亦應於莒光課或主官運用時機加強對官兵之教育以因應混合戰之威脅。

(二) 強化部隊精實訓練，提升防衛作戰能力

2016年3月俄羅斯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所發表的「混合戰需要高科技武器和科學論證」文章中提到，為因應傳統戰爭與混合戰的發展趨勢，我們仍須擴大武裝部隊的能力，武裝部隊必須準備在任何規模的軍事衝突中，廣泛採用傳統及混合方式對抗敵人，以保護國家利益。包括在武裝部隊建設、發展與培訓上，使之能夠在非常規條件下有效運作，以提高面臨不對稱作戰方式的反應能力。⁶⁷顯見在混合戰各種非傳統威脅大行其道之下，傳統武裝部隊仍是其國家安全之有力後盾。

隨著中共在2016年軍改後加強軍力之發展，在聯合情監偵、通資電作戰、聯合軍事威懾、聯合封鎖、聯合火力打擊、聯合登陸作戰、戰略支援及聯勤保障等對台作戰能力上都呈現持續成長。⁶⁸

裝甲部隊作為國土防衛作戰之主力，平時應強化官兵了解在混合戰發展下戰爭型態之改變，灌輸認知作戰及非軍事行動之觀念。此外亦應持續加強部隊訓練，精益求精，以戰車乘員四大專長為基礎，輔以混合威脅之想定來實施狀況處置演練，強化單位對於緊急狀況之應處能力，此外在各種演訓時機，落實兵科協同作戰與兵種聯合作戰，方能成為國家安全之倚仗。面對中共與日俱增之威脅，我們除建立快速反應機制外，更須將混合性之威脅納入平時戰備訓練中的狀況加以演練，以開放多元之思維認識敵人、預測威脅，藉以提高不對稱作戰方式的反應能力，學會如何有效應對潛在敵人及其高科技優勢，在發生突發狀況時，才有能力予以妥適應處。

(三) 強化國軍與政府各部會及民間團體互信合作能力

混合戰所帶來之威脅，其領域橫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心理及網路資訊等範疇，已非單純靠國軍戰備整備所能因應，因此，要對抗全面性的混合戰攻勢，其最佳方式即為全面性安全途徑，及聯合國與國際衛生組織分別於2012

⁶⁷ 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 “По опыту Сирии (依敘利亞的經驗;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yria),” ВПК, 2016/3/9, . (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⁶⁸ 國防部，2021，《中華民國110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P12-13。

及 2015 年所提出之「全政府」⁶⁹及「全社會」⁷⁰之概念，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和產業界在處理問題的經驗比起政府部門更豐富。事實上，商業界已經能成功有效打擊混合性之威脅，且開發出創新技術以因應相關的威脅和風險，然而這些對於國軍部隊相當具有價值之技術並未得到廣泛共享，因此，國軍需要透過規劃和外界整合，以促進更多實質性的合作，且應儘早對外合作，給予民間機構足夠的時間進行預算分配與其他準備工作，而非危機發生時才開始急於尋找可能需要的非軍事協助與相關合作夥伴。屆時可能發生遠水救不了近火之情勢。

國軍透過防衛作戰等軍事手段，維護國家安全，並協助各種破壞性事件的應對和復原(如防颱整備、超前部署及災後復原等)。當國軍為保護國家免受外部軍事威脅危害時，將擔任政府主管部門，由其他政府部門予以支持，⁷¹以發揮整體國力對抗混合性之威脅，達到聯合作戰之效能。反之，在應對國內其他威脅與挑戰時，國軍也將為其他部門提供支援，以維護國家整體之安全。

陸、結論

如今科技的蓬勃發展，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性，然在生活逐漸依賴科技產品的背後，新型態的危機卻已悄然而至。混合戰的發展，讓戰爭型態發生轉變，未來的各種威脅再無法以純軍事手段進行抗衡。近年來，中共在軍事方面積極推動改革，成立戰略支援部隊，以整合並強化其電子戰、網路戰及情報能力；此外在非軍事行動方面，中共官方藉由扶植其傳播媒體，透過輿論作來掌控話語權，達到其內外宣傳之效果，更透過國台辦設立兩岸交流基地，透過官方的認證，制度化兩岸基層的接觸與互動，企圖以文化、經濟與信仰等方面，達到其統戰之目的。我們應當記取俄羅斯對克里米亞混合戰之經驗教訓，鞏固人民心防，確保國土安全。

「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裝甲兵為國土防衛作戰之主力，對於作戰之思維必須與時俱進，作為裝甲兵的一份子，我們應深刻瞭解現行作戰環境及手段、方法已大幅改變，傳統的作戰模式也已朝混合戰之型態發展，對我防衛作戰勢必造成影響，必須審慎以待。然誠如俄羅斯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所言：武裝部

⁶⁹ 「全政府」是指公共服務機構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跨組合邊界上工作，以實現共同目標和政府對特定問題的綜合響應。旨在實現政策一致性，以提高效率和效率。此方法是對部門主義的回應，不僅關注政策，還關注計畫和項目管理。資料來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tributing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Action across Sectors to Improve Health and Health Equity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p. 3.

⁷⁰ 「全社會」是指承認所有相關利益攷關方，包括個人、家庭和社區、政府間組織和宗教機構、民間社會、學術界、媒體以及私營部門和工業界，在適當情況下所作的貢獻和重要作用，並認識到有必要進一步支持加強這些利益攷關方之間的協調，以提高這些努力的有效性。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Political Declaration of the High-Leve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12), p. 5.

⁷¹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Doctrine Centre, Global Strategic Trends-out to 2045 (London: United Kingdom Ministry of Defence, 2014), pp. 165-168.



隊必須準備在任何規模的軍事衝突中，廣泛採用傳統及混合方式對抗敵人，以保護國家利益。在混合戰快速發展的狀況下，傳統的武力仍是國家安全最堅實的後盾，因此，我們不能顧此失彼，仍須堅持對部隊之精實訓練，落實戰訓本務及裝備之維保，並強化對混合性威脅之狀況演練，將其作戰場竟融入至平時之實彈射擊與各項戰備演訓中，以肆應當面敵情之威脅，提升防衛作戰之能力。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籍

- (一) 2010 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10 年譯印。
- (二) 魏百谷，《動亂中的烏克蘭》，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14 年出版
- (三) 中華民國 110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國防部，民國 110 年印頒。
- (四)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長江文藝出版，1999 年出版。

二、中文期刊、論文：

- (一) 張祥山，〈非傳統不對稱安全威脅初探〉，《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4 卷，第 4 期。
- (二) 曾伯元，〈中共運用混合戰對我國安全威脅之因應〉，《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6 卷，第 572 期。
- (三) 蔡昌言、李大中，〈不對稱戰爭相關理論及其應用於中國對臺戰略之研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3 期。
- (四) 連偉志，〈中共混合戰對我國家安全之影響-2014 年克里米亞衝突之檢視〉，《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
- (五) 倪一峯，〈俄國對克里米亞混合戰的運用：兼論對我之啟示〉，《國防雜誌》，第 33 卷，第 4 期。
- (六) 高英茂，〈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國際政治及意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2 期。
- (七) 黃柏欽，〈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國防雜誌》，第 34 卷，第 2 期。
- (八) 汪毓瑋，〈「混合戰爭」脈絡下之「假消息」工具運用〉，《清流雙月刊》，第 18 期。
- (九) 黃文啟譯，〈定義新型態俄式資訊作戰〉，《國防譯粹》，第 45 卷第 2 期
- (十) 朱顯榮，〈中國「三戰」內涵與戰略建構〉，《全球政治評論》第 23 期。
- (十一) 周茂林譯，〈俄國當代戰爭與現階段國防議題〉，《國防譯粹》第 45 卷第 5 期。
- (十二) 沈宏，〈「超限戰爭」的有限性：一種倫理思考〉，《國際政治研究》第 4 期。
- (十三) 舒孝煌，〈美國防部《中國軍力報告》中對解放軍電子戰能力的評估〉，《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12 期。
- (十四) 劉姝廷，〈中共扶植融媒體作為戰略產業〉，《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11 期。
- (十五) 李冠成，〈中國增設海峽兩岸交流基地之評析〉，《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21 期。



(十六) 林穎佑，〈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10 期。

(十七) 王嘉州，〈大陸增設海峽兩岸交流基地評述〉，《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8 期。

(十八) 曾怡碩，〈網路戰與認知戰的混合運用〉，《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4 期
三、外文書籍

(一)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二)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EUR-Lex, 2016/4/6, JOIN(2016) 18 final。

(三) Andrew Radin, Hybrid Warfare in the Baltics-Threats and Potential Respon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四)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tributing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Action across Sectors to Improve Health and Health Equity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五)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Political Declaration of the High-Leve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12)

(六)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Doctrine Centre, Global Strategic Trends-out to 2045 (London: United Kingdom Ministry of Defence, 2014)。

四、外文期刊、論文

(一) James N. Mattis & Frank G. Hoffman,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 132, No.11, November 2005

(二) George Casey. "Complex Operations and Counterinsurgency: Building the Army of the 21st Century." Lecture, Commanders Series from Atlantic Council, Washington, DC, May 28, 2009.

(三) William J. Nemeth, Future War and Chechnya: a Case for Hybrid Warfare (Monterey, C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02)。

(四) Jan Joel Anderson & Thierry Tardy, “Hybrid: What's in a Nam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Brief 32, October 2015。

(五) Valery Gerasimov, “The Value of Science Is in the Foresight: New Challenges Demand Rethinking the Forms and Methods of Carrying out Combat Operations,” Military Review 9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6)

(六) Andrew Radin, Hybrid Warfare in the Baltics-Threats and Potential

Respon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 (七) Roger N. McDermott, Brothers Disunited: Russia's Use of Military Power in Ukraine, April, 2015. The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 United Kingdom。
- (八) Andrew Monaghan, "Putin's Way of War: The War in Russia's Hybrid Warfare," Parameters 45(4) Winter 2015-16。
- (九) Keir Giles, "Russia's 'New' Tools for Confronting the West: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Moscow's Exercise of Power," Chatham House, 2016/3/21。
- (十) Ofer Fridman, "The Danger of 'Russian Hybrid Warfare'," Cicero Foundation Great Debate Paper, No.17/05, July 2017。
- (十一) Ying Yu Lin, "China's Hybrid Warfare and Taiwan," The Diplomat, 2018/1/13。
- (十二) 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 "По опыту Сирии(依敘利亞的經驗 ;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yria) ," ВПК, 2016/3/9。



筆者簡介



姓名：林志雄

級職：少校學員

學歷：陸軍官校 99 年班、裝甲兵學校分科 79 期、裝甲兵學校正規班 129 期、國防大學英儲班 108 年班。

經歷：排長、副連長、情報官、訓練官、連長、教官、研究教官、現任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 110 年班學員

電子信箱：民網：neilnever@gmail.com



姓名：王健民

級職：中校教官

學歷：陸軍官校 89 年班、陸軍學院 99 年班、戰研班 100 年班、管理學院決策研究所 96 年班、國防大學英儲班 108 年班。

經歷：排長、連長、大隊長、現任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防衛組教官

電子信箱：民網：a0980567614@gmail.com